

城/市/漫/笔

高高的朝天门

秦源

“高高的朝天门”这句话会在脑子里不时地闪现,我也常自问:朝天门,为什么是高高的呢?回到20多年前,那时我10来岁,只要听到父母说“明天进城去,去逛朝天门”,我和姐姐就高兴极了。这是全家出动的一桩大事,一整天的时间,都在朝天门市场逛。

头天晚上,早早洗漱睡觉是必须的。孩童时期的我总睡不够,起得早,睡眠惺忪,摇摇晃晃。进城要近两个小时,乘坐公交车从李家沱出发,到南岸海棠溪坐长江渡船,过江后上储奇门,这才到了解放碑。

沿途的心情是明媚的,我好奇地透过玻璃窗,望向道路两旁的景物,不想眨眼。那些重庆的风物深深印刻进了眼里心里,和“逛朝天门”已然融为一体。

在朝天门,第一感觉就是人山人海,人世间的烟火气,就在人群和商品中。步子根本停不下来,视线在货物间匆匆一扫而过,摩肩接踵的人流绵延不断,喊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各种气味充斥其中,让人眼花缭乱。

商贩推着卤菜、凉菜的摊车穿行其中,偶尔还会有“棒棒”抬着货物,从身后或迎面而来,嘴上嚷着:“盯到走、看到来,让一下嚟!”

“哎呀,说个卖价。”

“安心买,就这个数嘛。”

“老板,薄利多销,再少点我就买啰。”

“好好好,回来回来,卖给你。”

这里的气味,是丰富的,各种纺织面料、漆料、化学试剂的“崭新”味道,各种吃食的香味,嗅觉已经罢了工、失了灵。混在一起就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一种朝天门市场的味道,一种我会久久怀念的味道。

对于懵懂的我来说,那时的朝天门市场宛如一个魔幻的迷宫,未知又神秘,只能紧紧跟随家长的脚步,千万不能跟丢。

行程往往很紧凑,来之前要想好逛哪个区域,一旦错过时间,商户就关门了。除了买毛巾、被套、牙刷、雨伞这些日用品,也常逛当季的T恤、衬衫、外套、皮鞋。父亲和母亲喜欢逛各种工艺品,选淘一些小摆件、碗具,我的兴趣则是翻看各式各样的文具,新鲜有趣的设计总让我赞叹惊呼:花样百出的笔记本,各种颜色的纸和笔。

与早晨的战场不同,下午的市场宛如桃花源,显得宁静,慢节奏。一般接近下午两点,又累又饿又渴,父母才带着我和姐姐去吃午饭。

市场旁的老居民楼林立,巷子深且密。往里一走,一时半会保准出不来。能在这里存活下来的馆子,味道皆不俗。

有一家小火锅,是我们常去的,就在一个不打眼的巷子里,四周都是各类门面,喇叭里循环播放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小火锅,楼上坐,10块钱,米饭随便添啰”,声线沙哑粗犷有力度。生意火爆,店里有限的空间摆上几个折叠桌、几根长条板凳就齐活了。好不容易在犄角旮旯找到空位,我们放下手里拎着的,肩上背着的大包小包,坐下后,喝上一口热乎乎的老荫茶,才算松了一口气。

世事变迁,古城墙早已不在,人们口耳相传的那道门在哪呢?

重庆城,三千年历史,朝天门就如行船扬帆的起航点。从《渝城图》看,朝天门标有头道门、二道门、三道门及两个瓮城。古时,全城在朝天门迎官接圣,这是朝天门被赋予的政治功能,如此之高。

朝天门之高,另一个原因是,高在地理位置。

朝天门码头自古是人与物出入重庆的大门,是当之无愧的“重庆第一门户”,具备交通和物流的关键作用。朝天门坐落在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其形如三面临水的半岛,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古语有云“左右夹两江,上下十三帮”,“左右夹两江”指的就是老朝天门码头和下半城的地理位置,“十三帮”指药材帮、棉花帮等行业帮会。

高高的朝天门,说到底,其实它高就高在,这里充满了重庆人的集体记忆,它永远都那么高!

乡/村/故/事

守望乡愁



何武

在一个暖暖的冬日周末,我们逃离水泥森林的喧嚣,让身心栖息在乡野的“花房子”。

花房子是清光绪年间胡贡爷修建的,房子山水图案,花草栩栩,滚龙腾飞。雨落青瓦,岁月无声。花房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变成了村公所、村小学的驻地。当年所有的热闹和繁盛,匆匆间俱成往事。那斑驳的花房子氤氲着时光的幽香,尘封着乡村的记忆。花房子在一个失眠的夜里醒来了,要为后人留下文化的“胎记”,让后人永远能找到“回家的路”。

乡野寂静日依依,何处炊烟寄乡愁?

乡愁是村子里那条古老而温情的河流。河水淡定朴素地怀抱着村庄、乡野和人群。掬一捧河水的甘甜,岁月在河里,乡愁在心田。河流上的小桥已越走越宽,而桥上的少年已越走越远。那半月似的石拱桥上,行着一位撑油纸伞的幽怨女子,这是多么唯美的画面。欲用堵坝将悠悠乡愁在黄滩河拦截,乡愁喷薄而出形成的瀑布齐刷刷地奔向了天涯海角。

弯弯的河水,弯弯的忧伤,迷离的村庄。

村庄,曾经多少人流水般逃离而又怀念得绵绵不息,成了乡愁的安放之地。

经过连绵冬雨的洗刷,乡野恍若凋零了一世繁华。

那山坡地里留下的苞谷秆早已枯枝,遍坡的下田菊和白花草疑似雪花飘零,那山野里的野菊花也在寂寞里争当冬季里的金黄主角。他们在静默中传递着欣欣向荣的信息,在萧索里尽情释放出生命的禅意。荒野里花花草草这些小生命,愉悦了当时不明白什么叫平淡或苦涩的童年。蜜蜂无声地酸在草花里,岁月草率地收割着荒凉的乡愁。

近树苍苍,溪山深远,蔡家院子农家乐如袅袅炊烟飘在眼前。那清甜的老南瓜,那酸辣的魔芋豆腐,那劲道的麻辣鱼让人欲罢不能,小屋里弥漫着浓浓的乡愁竟源于那盘老咸菜……

白墙黑瓦乡愁色,小桥流水乡愁音。登上醉花亭,不是欣赏乡村野草闲花,而是寻望那来时的路。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往/事/如/烟

挤油渣儿



刘德

冬至一过,天越来越冷了。周末要出去办事,自己的车又在4s店维修,没有办法,只好在路边等出租。天寒地冻中搓手等车的时候,忽然间想起了小时候,在冬天让人温暖的一个小游戏,叫做“挤油渣儿”。

那时候的冬天,非常寒冷。我们去上学,会让自己穿得厚一点。但是,坐在没有空调,冷冰冰的教室里上课,虽然教室的门关得紧紧的,窗户也只得剩下一丝缝儿,无情的寒风还是顺着那条缝拼命地往教室里挤。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在冬天里穿上棉衣和毛衣御寒,有些家庭贫困的学生,只能穿哥哥姐姐穿不下的单衣过冬。这样,一些同学上课的时候就会被冷得浑身哆嗦、鼻涕横流的。到下课的时候,女同学们就会蜂拥而出,在教室外的操场上跳绳,而男同学们则会挤在教室走廊里玩一个叫“挤油渣儿”的游戏。

这个游戏很简单,也不需要多大场地。选一段带墙根的教室外墙,在地上随便画条线,玩游戏的伙伴分别站在线的两边,比赛开始,双方用尽全力顺着墙根拼命挤,而一方挤过线就算赢。可两人或多人一起游戏。如果是两人比赛,就要看双方体重是否悬殊,如果势均力敌,就要比谁有技巧。如果多人比赛,那就要看团队的力量和信心了。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一位大个子同学比赛“挤油渣儿”,看着对方的体量,我心里有点打鼓。果不其然,比赛刚开始对方就利用个儿大的优势占了先机,眼看我就要败了。看热闹的同学们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拼命地叫喊着加油。那位同学看到就要获胜了,不免得意了起来,就在他放松警惕的那一瞬,我沉下身子,爆发出全身所有的力量,把他挤得倒退两步。那一刻,他整个人都懵了。

耳边传来的是同学们的欢呼之声。这次胜利我也付出了代价:最后一搏时,由于身体下沉快且用力,背上的衣服和墙根之间大力摩擦,衣服一分为二,撕开了一大条裂缝。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很高兴。

挤油渣儿这个游戏虽然简单,但是它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必须拼尽全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童年是漂泊的船,回忆是温暖的岸,当童心未泯的我们驾着那漂泊的船,缓缓驶向回忆里那幸福而单纯的港湾的时候,那种让人温暖一生的回忆,不禁让我泪眼婆娑,不能自已。

(作者单位: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

诗/绪/纷/飞

透过窗花看见春天



胡中华

冻硬的旧梦,悬挂着断崖式的峭壁
七上八下的冬夜,他的内心
颤抖着一片卷曲的枯叶
和寒风对峙过后,皲裂的嘴唇
渴望一杯温开水,渴望醒来的清晨
看见炉火,看见明亮的光

那个杯子,躲在我的茶桌下面
被疫情沉积的光阴遮蔽
她已忘却了昔日青春的印迹
不语多年,被我孤独的站点

开启一段鲜活的往事,苹果的线条
丰盈饱满,看不出骨子粉碎的裂痕

一个杯子和一杯温开水
牵引着我反观之后的视线
透过越发鲜红的窗花
穿越雪峰寂寞的梦境和鬼魅的路线
让我看见投桃报李的旷野
长出几枝桃红李白的春天

(作者单位:合川区文化馆)

烟火迎春(诗词三首)

秦士由

七律·元夕

年年今夕望华韶,
放眼长河逐夜潮。
幸得诗书常作伴,
宁辞酒醴几相邀。
春归山野梅先俏,
月满江天柳正娆。
自古团圆人夙愿,
万家灯火映元宵。

踏莎行·团聚

漫顾归途,
遥思回路。
节期临近身何处?
仰头切盼岭端云,
回身渴望河边树。

母倚家窗,
儿催舟渡。
天涯咫尺心多步?
萌阳融冷雨纷飞,
春晖送暖人团聚。

清平乐·迎春

雪松雾柳,
雨竹朝阳透。
火树银花无夜昼,
点缀山河锦绣。

心契远岫氤氲,
情感浮世晨昏。
云梦天风团聚,
两江绿水迎春。

(作者系中国金融作协会员)

西江月·冬问

卢伟

梦里霜雪黄叶,
愁醒穹庐星月。
仰观险山难立足,
远看灯火藏密林。

昨夜贪杯醉归,
问卿人生几何。
清早薄暮红日升,
寒气拂面胜东风。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